

爾爾書屋文鈔

序

士不自命千秋斯至乎不朽之業雖孳孳矻矻攻文章以白其首終不能與作者爭尺寸之席豈古今人果不相及哉方今學者汨沒於帖括之學聰穎者斂才抑志揣調研辭以取悅有司而劬利達其中材以降益斤斤焉性命以之不遑它顧以致虛車飾而實用無存選選有身獵科名使之操寸牘修片辭而縮手汗顏無能爲役者則古人不朽之盛業詎可執塗人而語哉吾邑史香厓先生品端學粹爲世通儒自登賢書已推文壇

祭酒春官屢薦不售而名益昌嗣以養親不仕絕意進
取遂上下千古以搜討撰述爲已任乃著書傳海內而
古文迄未槩行槓以同志之求敦請至再先生乃裒
集所作屬爲校勘且以無師之學恐難問世爲歉槓受
而卒讀見其義法之精嚴辭筆之雅潔氣度之雍容峻
整不規規於古人家數而精神意象恍與千秋揖讓一
堂益信先生之能自得師也且夫古人之學豈有常
師哉漢之董賈司馬唐宋之韓柳歐曾皆未聞師承何
人而文各詣極自勝國以制義取士更數百年而莫易

其沈溺於人不可謂不深且久然如明之荆川震川我朝之望溪簡齋皆時文大家而古文視唐宋且無媿又豈有常師乎然猶謂雍乾以上制藝根柢尙厚業此者不廢實學去古未遠也嘉道以來格調益工而根柢益薄於今愈降無復之本實先撥宜若人人汨沒其中莫能振拔矣然近今大儒猶有以學問爲經濟文章與古人並駕如曾文正公其人者又何風氣之足限而師傳之可承哉惟能以古人爲師斯不懈而及於古耳先生以高蹈之躬受曾文正公之知於尋常物色之外

出處不同而學問文章異地同揆其淵源蓋可識矣

先生又云余文多應酬之作既無佳題焉得佳文

填應

之曰文之所絲貴賤視其有用否耳其無適於用耶臺閣冠冕半屬浮文其有適於用耶布帛菽粟無非至理蓋題有大小而道無精粗先生於尋常酬應之作皆有切理饜心之致其於正人心扶世教與夫裨躬應務之體要昭然若揭一切浮光掠影無關世用之談有待芟除而自盡者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先生又何愧焉然而先生所恃以不朽之故又不在此讀是編

者知著述之有本原則由立言以斬立德斯文特其緒
餘焉爾

光緒十五年歲次己丑七月下澣

同里愚姪孫國楨頓首拜敘

爾爾書屋文鈔目錄

卷上

記十四首

序十四首

墓志一首

墓表一首

墓誌銘三首

碑一首

事略一首

書事一首

卷下

記夢一首

記異一首

題跋五首

書札二十七首

附

家藏書畫記八十五首

止園記

余家濱海而無山每秋天日高朗見一抹青蒼於東北百里外者則碣石也碣石爲昌黎鎮山南距城六里許遂谷巒岑蔚然深秀余疇昔遊之數矣然以馳驟名場未遂買山之願今上初元九日登高於此時紅葉滿山與青松相間彌漫如錦繡益顧而樂之乃於仙人臺下購出田一區規以爲園園中有松有雜木花果有泉涓涓可以資汲灌樹間叢石或立或臥各出新意以迴巧獻媚於前明年春架屋其中爲五楹以置几榻

外庖廐半之守者甌脫又半之五峰峙其左鋸齒道者
諸山抱其右背負紫石崖如屏展面對饅首桃花二山
如門戶遠望邨樹如薺城郭如町畦東南海岸沙岡蜿蜒
如白龍風帆出沒點點如鳬鷺目之所極尺寸千里
園外之景皆園有也屋旣成正值山花盛開時鳥飛鳴
其間如管弦雜奏余與客據石而坐屏息靜聽惟恐其
驚而散去嘆曰樂哉鳥乎客援莊惠濠上觀魚語詰之
曰子非鳥安知鳥之樂余亦應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鳥之樂因相與大笑余遂取縣蠻黃鳥止于邸隅之東

名之曰止園客曰秦詩箋邛隅邛角也大學集註邛隅
岑蔚之處此地遂谷鬱岑蔚然深秀誠如朱註所云特
繇蠻之詩一曰豈敢憚行再曰豈敢憚行三章之末俱
諄諄焉希冀後車之載是其心有不甘於止者果如詩
言則此園將爲終南捷徑子亦不免北山之移文也柰
何余曰方今天下多故網羅徧宇內吾以僻處海隅得
高山居之樂是卽吾鳥之邛隅也鳥尙知止何況於人
余之名園猶大學之斷章取義慎勿以辭害之子不觀
夫鳳凰之翔千仞鷦鷯之栖一枝乎大小雖殊其各有

所適則一也安見一枝之卑必窘於千仞耶老子曰知
止不殆吾於此蓋思之熟矣子何慮焉客唯唯而退爰
次其語以爲之記時同治癸亥三月二十八日也

遊懸陽洞記

凡事非躬歷其曲折不能懸揣而知人爲一事非立志堅用力果百折不回卒有不畏難而阻半途而廢者卽一遊覽間亦然三道關內有懸陽洞一作羊陽洞南距山海關十五里艷稱人口者久矣光緒丁丑初冬余以修志小住郡城太守游公邀遊於臨榆之角山並登澄海樓觀海是日把酒臨風縹緲然有凌雲之想遂共約遊懸陽洞太守召土人問之言人人殊且謂道路險遠車騎不通上下登頓可十餘里非老人所宜太守因邀

臨士曾遊其地者結伴往臨士皆縮朒有難色託故以辭太守力排羣議奮然欲往余亦欣然從之翼辰攜三子履晉隨太守命駕出關循長城而北不數里山路益狹遂舍車而徒入峽西行惟石森立礧泉飈飈鳴足下嶺上長城如鋸齒自西北蜿蜒而來至此如渴虹下飲橫亘礧中兩峽廣不及尋蓋卽所謂三道關也三道關者水關三道也第一道爲水所衝決基址無存夾路有巨石壁立如門人行其間余戲以第一關目之謂可補三道之闕入第二關南有飛瀑自石壁垂下如匹練跳

珠噴霧下匯爲潭溢出數十武又一潭匯之較之匡廬
大小龍湫或無多讓而僻在邊陲世無稱焉物固有遇
不遇也潭側有盤石明淨可臥觀瀑最佳入第三關南
壁復懸一瀑其勢少殺而時值天寒半流半凍如玉線
千條結成紗幙尤令人翫賞不置過此蟠折數十疊乃
陟巖巔有平田數百畝邨落聚焉四山如幄恍入桃源
太守出所攜果茗拾落葉烹泉啜之啜已復行招村人
導引同遊王君砥山以力疲謝不往余與太守賈勇而
前里許見蒼松六七株挺立巖腰高數百尺巖頭奇石

離立如人形村人遙指曰松下卽洞門矣至則松益高
石益奇洞外西北山趾有石孤懸如夏屋空處高丈餘
廣可容百人士人名曰石棚遠望之如手出袖端伸掌
外覆又如衣襟戍削爲風揚舉者然亦異蹟也余與太
守選石而坐令從者少憩然後入洞洞西北向門高廣
三丈餘深倍之下層塑觀音像由左升階入上層右轉
內塑如來羅漢像前架板爲樓迴欄繞之軒豁可望遠
降階由左入內洞初入狹而暗間可械劒行數武卽透
明又拾級數十猿攀而登卽後洞門焉洞上有二竅如

井口上通天光俗稱天井洞之所以透明者以此也下有方池徑四尺水色澄碧人皆呼爲地井以與天井配洞內壁鐫洞天福地清虛凌空一竅通靈諸大字皆劈窠書欸識半不可辨洞之前後松石森羅溪谷蹇產與塵世隔絕若當春夏巖花礪草相向爭妍當益佳勝太守云余牧和州曾遊白石雞籠二山洞唐杜光庭記所稱二十一洞天四十二福地者與此相較此當首屈因共留連者久之仍復穿洞而出尋舊路而歸歸見王君徘徊村外口占一絕以調之云石壁峻嶒古洞開清泉

白石隔紅埃歸來欲向同遊傲今日真從天外來因相
與大笑太守盛道洞天之勝而惜其不往砥山曰余若
往何以得此詩料斯非無用之用乎又相與大笑夫天
下之所稱洞天者要不過一石窟耳其勝在洞實皆不
止在於洞使非親歷其境則洞前洞後洞左洞右與夫
一路所見若泉若石若花若木俱不能因洞領會之幾
何不如人言所云且將以道險而爲人言所尼哉吾故
曰事非親歷其曲折不能懸揣而知立志不堅用力不
果亦未有不畏難而阻半途而廢者也是行也晉兒年

最少它日立志修途尙其取則於此遊也可是爲記光

緒三年十月

遊首山五泉山記

天下山水之勝得於天者半成於人者亦半彼夫洞壑之竊篠峰巒之峭嶸與夫洪波細浪之泓澄齋滌此得於天者也然使無名園古剎曲榭崇臺以點綴其間則展齒經行託足無所遊者必望而色沮士有顏閔之材不經聖教所陶鑄世猶以質美未學病之山水之勝何獨不然光緒壬午四月之望海陽郝君晉年招同王君砥山及余三子履晉遊首山五泉山諸勝首山在關城西北十里上有灌口神祠望之童童然培塿耳及陟其

巔入其宇則迴廊委折步步引入入勝可琴亭北向平
揖羣峰俯瞰激湍溼翠空濛別有天地及循廊而東而
南則樂壽亭在焉南矚滄溟茫無際往來檣帆如鳬
乙皆厯厯可數亭額云海天一覽殆不虛也余與諸君
啜茗清談留連者久之至夕陽在山遂投五泉寺宿焉
五泉東距首山不數里車行則廿里而遙山有泉五陂
池陂多時以旱而細流涓涓雖未有匡廬飛瀑之勝然
松栝陰森碧連蒼瀨而幹軒邃室又復層累而上視首
山別有結構寺背負崇巖翼挾雙嶺屋憑山勢氣宇軒

軒是夜適三五及東軒飯罷而明月已照松間矣萬籟
無聲銀光布地海上三神山近疑咫尺此際此身不知
去塵世幾由旬也時二山廟宇皆新修首山以曲折勝
五泉以闔爽勝異曲同工實難軒輊余遊二山知天下
山水之勝類皆藉資於人事而益信質美者之必須學
也爰濡毫以爲之記而諸人之詩卽列於後

重修永平府敬勝書院記

敬勝書院前太守德州盧公見曾因明武學舊址所建也以其左鄰太公廟故取丹書語名之嘉道間生徒莘莘號稱極盛咸豐末畿輔有警郡守重團練而書院遂漸卽榛蕪同治壬申夏今太守游公至見堂廡頽敗盡然傷之力亟重修增其膏火並購經史廣搜宋元明儒及畿輔諸名家文集版之院中以備諸生肄習甚盛舉也工旣竣屬蘭爲文以記其事曰書院者儲才之區也然書院徧天下而求其坐言起行才堪適用者恆不數

數觀其故何哉課士之法率以制藝試律一日之工拙第其甲乙高下其廩餼學者亦遂墨守此途於帖括外不復旁窺一步間有聰明穎異之士思欲博古通今明體達用又遲遲苦於僻處窮鄉無書可購於是有身擢巍科年登大耄問以古今傳國之次州郡隘塞之名及兵農錢穀時務利病之畧茫然一無所知者以此求才是猶鑽燧於三凌之冰繫騏驥之足而責千里者也則才之不足以適用也固宜且吾之置此書以課諸生非欲人薄科舉之文而不爲也誠欲學者通經以窺聖賢

授受之原讀史以明厯代興亡之故從此博觀子集貫
弗百家根柢旣深枝葉自茂卽作爲科舉之文當必高
出尋常數倍科名何患不得若窮年矻矻徒抱腐爛時
文爲兔園冊子縱使徼倖科名亦空疎無用豈國家
取士書院儲才之意哉吾介介獨爲此耳至異日書院
之廢興書籍之存亡自有後來者主之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我亦惟爲事之所當爲力之所能爲心之所願爲
而已佗非所知也蘭深感其意題其言爰次第書之以
爲之記游公名智開湖南新化人由灤州牧升永平守

爾爾書屋文鈔

卷上

十

與盧公同

重修盧龍文廟碑記

代

盧龍 文廟在郡城東南隅地近南水門俗所稱下水
關者也自明洪武初創建至我 朝咸豐初屢廢屢興
凡圯於水者居半蓋以西郭外灤漆合流每遇漲發入
城東南卑下之區尤先受害故耳光緒九年夏六月霍
雨河溢城內水深丈餘邑之 文廟遂又被湮沒坍塌
無存春秋兩丁俎豆無所布幾至掃地以祭余盡然傷
之謂學校爲起化之原聖賢尤觀型之本 文廟興修
固不容緩然被災之後經費孔艱雖邑紳各有捐輸終

形支訓不得已議由書院聘請山長束脩一欸撥銀八百兩權作倡首之資至肄業諸生不可無師卽延府學

聶教授

江

縣學于訓導

文鑑

課其文藝第其甲乙工旣

克濟士亦無曠尙屬兩有裨益爰委郝教諭于訓導監修並遴公正紳士某某董其事甌匱之敗者易之棟柱之闕者增之窗戶階祀之黜昧就滅者丹雘而甃聖之閱二年餘而廟貌聿新事竣之後邑官紳請余記其顛末余不禁慨然有言曰自世教旣衰釋老之徒起而興聖道爲敵蓋數千年于茲矣迄于今中外通商洋人屬

集而其教更有出於釋老之外者學士大夫讀孔孟書
戴仁抱義固不至陷溺其中而井里細民愚蒙無識迷
迷惑於觀聽誤入歧塗勢將寢淫成爲風俗而不可禁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
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因以正人心承三聖自任而楊墨之燄於
以熄韓昌黎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誠以孟子之距楊
墨猶大禹之抑洪水也今水之爲灾有害於 聖廟人
旣得而修治之矣若夫異教紛來不一而足其有害於

聖道如洪水之汜濫於天下者將何以禦之哉茲因盧
龍文廟之成而推論及此竊願與有心世道者籌之
是爲記

重修永平府太公廟記

代

武廟之設始於唐開元十九年元宗親降制令兩京及天下諸州置太公尙父廟春秋釋奠以上戊肅宗上元元年尊爲武成王祭與文宣王比爲禮亦隆矣哉厥後廟貌興替歷代無考明正統以後兩京及邊徼並建武學設教授訓導各官武廟之建當在斯時至

本朝

裁武學令儒學兼督騎射之事而武廟遂寢衰永平舊有太公廟在明武學旁卽今敬勝書院地也屢修屢圯同治壬申智開因修書院遂並廟新之工竣吏掾請記

其年月敬案孟子七篇之末厯序道統所傳由堯舜湯
文至於孔子太公固見而知之者也丹書十七銘上接
虞廷危微十六字後世人君僅以陰符六韜鷹揚著績
斤斤焉於武廟祀之猶淺之乎視太公矣太公當未遇
文王時避居東海與伯夷同稱天下之大老永平清聖
故里也則太公之廟固不可廢而其廟食於茲土也爲
尤宜焉

永平府演武廳重建記

代

永平在漢爲右北平郡地昔李廣爲太守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避之稱曰飛將軍今陽山之陰有虎頭石蓋其當年射石沒羽處也余自同治某年擢守此郡間或登山臨眺覽其遺蹤未嘗不望古低徊郡城西舊有演武廳與虎頭石隔河相望歲久傾圮近又爲盧水所敗隻椽片瓦無存者余久欲改建時以資絀未遑也今書院貢院諸工相次告竣因卜地於故址之西里許重建演武廳三楹砌以崇階後增築

落成

命工繪飛將軍射石故事於壁下設木主以祀之從茲
以往凡講武於此者其或庶幾有善騎射如將軍其人
者乎然吾又有說焉將軍傳云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又云其射見
敵急非在數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夫度
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者此審固之良規制勝之極
則吾願人之學之也行無部伍行陣不擊刁斗以自衛
者此將軍神勇不拘成法人所不能學亦不可學吾不
願人遽學之也人苟於將軍而善學之則一旦有事出

而應將帥之選將百戰百勝博取封侯直分內事卽不幸數奇如將軍亦必如將軍威名炫赫千載凜凜有生氣彼將軍同時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以擊胡功取侯者又何足羨哉此則吾改建演武廳而卽尸祝李將軍之意也遂書以記之

樂亭新建尊道書院記

代

樂亭舊有書院一區在文廟左側廢而不修者久矣且院宇偃仄不足以容多士同治庚申關中王斗坪明府臨蒞茲土慨然以興建書院爲任迺集其鄉士大夫而謀之未數月捐貲鉅萬於是鳩工庀材卜築於縣署儒學之間蓋有明主簿解之遺址也中爲講堂三楹大門三楹內齋三楹講堂前爲屋東西向者各十一楹後視前屋各五楹俱以門牆戒之繚以周垣而庖湢寢處器用之需咸備外復置几凳若干爲每科試童子之用

甚盛舉也工甫竣王公適以事去官余自臨調攝樂篆爰因其已成之基理其未竟之緒延名師立學規進諸生而詔之曰二三子亦知書院之立與王公以遵道名書院之意乎夫書院所以佐學宮以造士也我朝雍正十一年詔京省及天下府州縣各立書院主

以院長莫不置膏火以贍其身優獎賞以鼓其志其制視宋四大書院爲尤備然求其有體有用終覺今不如古者良以三代教士之法一出於德行道藝之實故其時人材爲極盛降及後世上者講章句課經義爲干祿

之文下者燕僻廢學徵逐酒食億億然離離然其不至
爲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居今日而論學旣不能屏
棄舉業高談性理但能於談藝之中隱寓講學之意文
行並重本末兼修循乎今之法以期無戾乎先王之道
此教士者之責也而士果當何以自立哉樂邑文學衷
衷科名之盛甲於永郡繼自今肄業於斯者益思敦本
勵行以聖賢爲師則於德性尊之問學道之合乎子思
子教人之旨安見士不古若也如其號稱學者而不知
所學何事徒齟齬焉以文藝爭一日之短長是雖費養

士之資終難收養士之效有名而無實豈 國家廣立
書院與王公名書院之意乎二三子其勗諸諸生皆再
拜曰謹受教遂書以爲記凡出貲與在事有勞者列於

碑陰

遷安節孝祠碑記

昔劉中壘作列女傳濫及辰羸南子范蔚宗作列女傳
遂登蔡文姬識者非之蓋婦人以節爲重節操一玷其
餘概不足觀 國家設旌表節孝之典凡婦女能識從
一之義守不二之貞者年例已符無論其及事父母舅
姑與否例得以節孝旌之準予入祠烈婦貞媛同堂俎
豆其禮儀與諸壇廟埒所以正人心維風俗也遷安節
孝祠舊在學宮西南數十武歲久傾圯前教諭張公太
復移祀於文昌宮後而舊基遂廢爲蔬圃嘉慶間事也

今邑侯韓公憫其湫隘仍於舊基重加締構復因續修縣志廣爲採訪於節孝貞烈之輿論可憑者盡爲請

旌已故者設主入祠甚盛舉也案說文節操也言人之有操猶竹之有節也士有士節臣有臣節至於孝尤爲百行之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能外然則節孝云者豈獨婦人女子事哉乃間觀一鄉一邑之間求其處爲良士出爲良臣行誼無虧所生無忝足稱名教完人者恆不如節孝婦之多其故何也春秋傳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禮祭義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墮

士君子被服儒術敦本力行毋徒以節孝二字責之婦
女而婦女亦當益知所重以期名實相副而揚彤史之
芳也夫

重修永平郡城鐘樓記

代

自來通都大邑市廛衙署棊布其中遑遑有鐘鼓樓之設巍然赫然蓋非徒壯一邑之觀瞻亦以警衆人之聾聵也郡城鼓樓在府署東南隅又東南二百武爲中心臺鐘樓在焉康熙雍正間兩經重修迄今雨蝕風殘大失舊觀其上有廟祀元武神亦皆傾圯余目擊神傷爰自捐俸並勸各屬官紳集有成數擇吉興功不數月而歲事按古傳記有云鐘之爲言動也又云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鐘據此則聞鐘而動勸懲之益大矣從

此蒲牢一吼人亦深思此義哉去歲秋七月下旬灤漆
二水泛溢入城城中幾成澤國閱日始退城西北一帶
田廬盡受其害元武乃北方之神所司在水此邦水旱
神當有以佑之更願爲吾民請命也是爲記

重修奎閣記

二十八宿主文章者惟壁與奎奎十六星舊稱天之武庫而主文章之說則云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據此則奎主文章與東壁二星爲天下圖書之祕府者同義未嘗論及科名也乃今郡邑之建奎閣若皆以科名之盛衰定文章之顯晦者何哉蓋文章不必藉科名以彰而科名則罔弗本文章而起吾邑之有奎光閣舊矣屢經修圯歲壬午某月某君見其棟宇雖存丹青已剝於邑無色不足以壯觀瞻爰捐資若干補舊增新重加

髹飾鏤金錯采雲漢昭回左右墻基馬道皆改砌以石
且於文廟文昌宮祭器增置咸備是科癸未會試一邑
捷南宮者適得五人文風之盛幾甲通省人莫不歸美
奎閣嘖嘖稱天人響應之捷夫世於奎星多稱魁魁爲
北斗之首古人凡首皆稱魁魁與奎雖涉假借要皆以
科名鼎盛爲祝邑士子乘此文運昌熾之時益復潛心
學問奮志功名行見雲路鵬搏扶搖直上當必有裒然
首舉大魁天下狀元宰相勲業爛然如宋王沂公其人
者如此則不止以科名重並不止以文章重斯真不負

神明之所貺矣吾於記茲閣之修而不禁殷然望之

興隆庵重修碑記

下馬坨興隆庵者海濱小刹也自有劉媪事而其名遂顯媪本村人國初時以孤貧爲廟祝奉神甚虔而性尤好善年八十餘無疾端坐而逝玉筯雙垂村人神之因龕其肉身於庵內歲時祈禱遑遑著靈應焉光緒二年合肥陳公攝邑篆聞其事且聞其庵之將就圯也召里中父老而論之曰務民義遠鬼神聖人之教也然鬼神之有益於民並有關於民義者古與今並著祀典吾聞劉媪善人也沒時有異兆血食其地者將二百年矣

今廟貌將隕何以安神靈吾當出百金以倡君輩其贊成之父老唯唯而退具疏募化不旬月而貲料大集遂並玉皇關帝三元觀音諸殿而新之工既竣問記於余余惟善之感人如鼓應枹初劉媪託居是庵而是庵遂因媪而顯并因媪而屢得重修苟非善感之人人者深何能集事之速且久如此哉因書此意使勒諸石至若相傳媪嘗有修廟之舉錢粟皆出神助其說近誕姑存而不論

重修大慈寺碑記

馬頭營西南半里許舊有寺二東曰大慈西曰觀音有地六十畝介兩寺之間乾隆初西寺圯於灤漲三十一
年邑侯甯公捐金撥夫遷兩寺於營東而合建之又置
香火地一段二頃於和尚溝李君維藩叔姪各施地八
畝以爲寺基嘉慶十年重修道光間佛殿禪堂俱遭回
祿餘亦以年久坍塌住持某邀請庠生某某暨合營衆
善信發願重修鳩工庀材費金若干閱八年而諸工告
竣然猶以力絀未復舊觀爲歉余解之日佛以虛空爲

教以慈悲爲本虛空則色相皆空峻閣雕甍於佛乎何
有慈悲則聞聲救苦雖然指斷臂有所不惜又何忍竭
生民財力以飾其居世人事神率皆塗金鏤碧廟貌是
崇者亦謂如是方可將其誠敬耳而神固無心也苟有
明信雖澗毛潦水足以薦鬼神又何歉焉余旣以告衆
迺書其語以爲記

重修興國寺碑記

城東十里夏莊有寺曰興國興國云者蓋寓祝釐之意也按碑記在元中統間已云重修則寺之建由來舊矣世代遷流屢修屢圯咸豐十一年釋子沙印號蓮峰者住錫於此憫殿宇之凌遲虔心募化鳩工庀材凡爲佛堂爲禪室爲山門繚垣數閱月而煥然一新夫佛刹之廢興在吾儒原無足深論然以縉流而崇飾祇林莊嚴佛像固其職分所當爲者也使天下人各能盡其職分所當爲則其人之事治卽天下之事胥治吾儒受孔子

戒恒期處爲良士出爲名臣準斯志也將必干城乎聖
道黼黻乎皇猷其所以守先而待後者豈僅如法寶之
當護戒律之當持乎其所以致君而澤民者豈僅若佛
日之宜尊福田之宜廣乎烏虆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或志道而畔夫道在官而尸厥官曾不如遊方托鉢之
徒尙克舉墜修廢爲所當爲顧且哨哨然藉口儒書抗
顏闡佛其不爲彼教所竊笑者幾希矣今蓮峰上人以
寺功落成問記於余余嘉其能盡其職而嘆夫世之曠
厥職者之多也爰書此意以勒諸石

野鶴山人詩鈔序

野鶴山人詩鈔溧陽魯伯敬先生所作也先生爲香泉學博王父其詩梓行已久香泉因板片漫漶殘缺欲重鐫以廣流傳而問序於余余縮朒不敢任嗣余以修志至撫甯與香泉晤香泉時出其所作詩歌相質證意甚得也而復以詩鈔之序諄諄致屬夫序之云者序其書之旨也其權輿昉於孔子書序子夏詩序而後世有所撰述率皆有序弁諸簡端然要惟同時朋好相爲切磋相爲激賞夙悉其得力之由因以確指其可傳之實否

則必須文章彪炳名位顯赫如唐之昌黎宋之廬陵諸公經其品題不啻登龍門之增聲價故選選乞一言以爲冠冕昔皇甫元晏爲左太沖序三都賦後人譏之況後生小子於鄉先生之所作未得親聆其聲歎深窺其奧窔乃輒貿貿焉強作解事不亦僣乎先生以名孝廉出宰澗西初遂安繼秀水所至有循聲而自編其詩迺以野鶴命名其意若脫屣富貴不屑屑與風塵俗吏爲伍者此先生胸次之高亦卽其詩品之所由高歟香泉以詩人之後而拳拳於先人之詩惟恐失墜香泉卽不

能詩已足與陸機之揚祖駿德姚珽之紹祖訓義同稱
於世况杜子美之詩之工又能繩武必簡耶故序其緣
起如此至若先生之詩半穆靈秀雄渾高華駕盛唐而
凌魏晉湘南老人已序之固不待余之贅論也

寄泉類稿序

咸豐丁巳客都門真定王五橋同年謂余曰君知寶坻
高寄泉其人乎君同郡遷安人也因寄籍寶坻故自號
寄泉焉博學工詩尤喜交遊重氣誼聞君名久恆思一
見今適以謁選寓此盍先一拜乎昌當爲之介紹余應
曰諾翼日懷刺往至則一見如舊識出其所著相與評
隲並縱論古今人物及文章源流得失坐移晷彼此恨
相見晚遂與訂忘年交然不數日余遽出都而寄泉亦
於是歲之任粵東矣越八年爲同治乙丑忽得翁書知

自粵東引疾歸卜宅於遷余喜其得老氏知止之義並
幸其過從便也於是乘下澤往候翁喜亟躡履相迎留
之信宿時翁已老且病矣酒酣耳熱高誦其得意之作
或友朋佳什輒抵掌揚眉掀白髯一笑精神矍鑠猶有
據鞍顧盼意乃別未幾竟歸道山喆嗣小泉孝廉以其
集來屬爲甄錄並出津門樊文卿所作小傳及粵東陳
蘭甫書事一篇相示見其在大名練勇守城水東臨行
禦寇二事瞿然起曰孰謂寄泉僅爲文人哉然正惟不
僅爲文人此其文與詩之所以必傳無疑也今年冬余

以纂修遷志至遷其從子宗禹謀以其集付之梓問序於余余爲編次其詩爲十二卷詩餘一卷古文一卷駢體文二卷總名曰寄泉類稿寄泉食研田半生晚歲以微官奔馳嶺海其間南轅北轍迄無安居翁之疲曳以此而其詩文之滙濩紛葩得助於江山者亦以此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翁於此可稱不負矣翁舊纂樂城縣志具有史法使翁而在也則遷志無需於余即使余任其事而徵文攷獻記事纂言得翁爲之折衷則所撰述當必大有可觀而竟不能今序其集追思其人仰

視寒月在天竹裏窗作窸窣聲不禁縹戶欬歔猶神往
於當年酒闌燈炮相與論文時也同治癸酉子月

初日山房詩集序

記稱聲音之道與政通安樂悲怨可以驗政之和乖此
謂樂之聲也况詩爲人聲之精微發於心而比於樂者
乎春秋列國卿大夫往往於宴會賦詩見志因以別其
邪正休咎此取他人之詩而賦之也况詩由自作貞淫
正變假物以鳴尤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乎古人審樂以
知政誦詩而知人蓋有道矣錢塘張東甫先生以明經
仕江左厯宰華亭嘉定陽湖長洲諸劇邑所至有聲
長洲爲蘇郡首縣政務殷繁先生措之裕如大兵過境

供億不缺而民不擾林文忠公賞其才擢升泰州牧泰
爲裏下河門戶清積案築湖堤未半年而頌聲四起咸
豐三年粵匪踞揚州與泰相距百餘里勢甚危先生練
團勇守要害屢鏖賊鋒賊不敢東窺州境下河十餘邑
得以保全而先生亦遂以積勞致疾沒後士民追念前
勲臚事蹟申請入奏得 優卹贈道員光緒戊寅冬
以修志至撫甯詰嗣子純明府方宰是邑出先生所著
初日山房詩集屬序蘭受而卒業見其詩澄心渺慮爽
朗清華有和平霽吉之風無淩厲叫囂之習其拯災勸

農望練湖諸篇悼民隱傷物力惻然有元次山春陵行
杜子美枯稷病柏遺意而詠古諸作尤肫肫於發潛闡
幽表彰忠義不禁作而歎曰有是哉詩之與政通也先
生於官爲循吏於國爲勞臣故其於詩爲正始之音仁
人之言吾今因其人益重其詩後之人讀其詩如見其
人亦卽無不可想像其爲政也或曰先生當未仕時曾
以詩受知於曾賓谷節使故詩有淵源然此猶止以詩
論先生亦淺之乎論先生矣

君牧遺詩序

吾宗自漢唐以來以詩著稱者惟孝山出師頌見於昭明文選餘蓋寥寥焉至明初有崑山公謹先生著獨醉亭集中葉有吳江明古先生著西村集皆收入四庫繼此而得稱爲詩人者以余所見則君牧一人而已君牧於道光末佐祁季聞刺史幕刺史攝樂篆因介紹得交時各出其所作互相質正知無不言余偶有獻替亦輒爲許可直諒多聞洵畏友也嗣後由樂而灤而棗強而天津蹤跡雖違而音問不絕余刻全史宮詞成爲之校

勸者至再余因勸其策平生所作詩將爲出貲代爲梓
之君牧始而遜謝旣而喜躍及其鈔錄成帙而君牧遂
死矣君牧溧陽人爲文靖公六世從孫家貧好讀書史
漢文選杜詩俱有評本丹黃斑駁字細而必工凡從人
借書必爲校其譌謬正其疏漏以故藏書家咸樂假之
觀數試秋闈不利遂橐筆四方爲諸侯上客與人言訥
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其下筆爲文則灑灑然千言立
就胸懷蟠屈具上下千古之識睥睨一世之槩不屑突
梯閃榆以求合於時時亦罕知之者夫顓頊偃蹇之士

嘔心半生沒後至無一字得傳於世者何可勝道昔者
陸天隨詩存諸祠廟之腹唐山人詩得之水濱之瓢李
長吉錦囊佳句至爲其中表投諸厠溷後遇沈子明始
得表彰於身後君牧之詩於三子不多讓然其饑驅奔
走客死他鄉旣未於生前託之士偶付之江流世無沈
子明幾何而不投諸厠溷也吾於子明之果能表彰長
吉不敢知而其壽諸梨棗惟恐人投諸厠溷至無一字
之得傳則其中心汲汲所期以慰死友於冥漠者矣梓
成因序其緣始如此至其詩原本漢魏胎息深厚可以

嗣音公謹明古有目者類能辨之固不待余之標榜也

劫灰集序

世稱杜工部詩爲詩史誠以其詩善陳時事足補史闕
然豈獨工部爲然哉後世有心之士身遭世亂目擊時
艱抑鬱無聊莫由展布往往託之吟哦悲歌當哭或直
述其事或隱約其辭而當時吏治之得失民生之流離
與夫盜賊斂攘將士勇怯之情狀胥可於言外會之恒
有史所不及載與忌諱而不敢載者余嘗讀唐宋元明
諸家詩擇其有關時事可與史相表裏者都爲一集號
曰四朝詩史以爲論世知人之助同治甲戌合肥陳序

料所謂詩史者非耶先生廬陽名宿也家居授徒門生
著籍者常數十百人雖間關寇亂而講學不輟其高足
弟子以團練起家卒能削平禍亂身躋顯仕者踵相接
其子亦以軍功官收令著循聲大抵先生之教爲多先
生豈僅以詩名哉不僅以詩名此其詩之所以必傳歟
吾聞江南稱才藝平粵寇之功與湘南埒其時文人墨

客轉徙鋒鏑之間或墮影巖阿負薪拾橡作爲詩若文
以抒憂憤紀時事者當不乏人尙其爲我求之將與先
生詩彙萃成編以補粵匪紀略之闕且以殿四朝詩史
後也

退學齋文稿序

今使鬻古器於三家之邨一閭之市則殷彝周鼎不克
與尺布斗粟爭價謂其無用也今使厠古樂於插秧之
歌賽神之曲則咸池六英不得與折楊皇琴競長謂其
不習也今人之於古文蓋亦類是學者自束髮受書六
經粗畢卽學爲時文八股之外不敢旁窺一步幸而掇
甲科拾青紫遂詡詡然以所能炫人而老死青衿者亦
矻矻窮年埋首其中而不知悔聞有人焉示以漢魏六
朝唐宋諸家之文鮮不色然而駭啞然而笑目爲迂且

惟者張子景君吾邑嗜古士也蚤歲補邑庠食廩餼數
試京兆不利遂絕意進取肆力於詩古文辭所著有退
學齋詩稿行世茲又彙錄所作古文及駢體文數十首
將付之剞劂氏而問序於余噫景君爲古文於舉世不
敢爲不肯爲之時而獨甘心爲之張膽爲之誠所謂有
志之士然亦不顧世俗之迂且恠之矣且吾觀古今來
文章之得傳於世大都有名位者居多而顛顛偃蹇之
士十不得二三焉其二三中猶必藉先達之人爲之推
挽揄揚否則名難出閭巷今景君旣不能自博名位以

榮其文又未遇名位顯赫者推挽之揄揚之徒與一二
師友相研摩於荒涼寂寞之鄉其文之傳否未可知而
余之不足以傳其文則自問審也雖然器患不彝鼎不
患無博物者樂患不咸英不患無解音者文患不漢魏
六朝唐宋不患無識文者時文而至今日如風花霜葉
旦暮萎耳爲古文而不古弊亦與之等吾願與景君專
心於古用志不紛以期立言不朽無俾世之避古文而
不爲者藉爲口實則千載而下未必無子雲其人也余
於古文無能爲役因其問序爰書此以共勉焉

橫雲山館詩序

吾鄉不乏綴學之士然率爲舉子業所域鄙吟詠爲閒
家具又或謂詩能窮人遇有殫心聲律者父兄師友輒
動色相戒以爲非宜以故爲詩者甚尠卽間有一二好
詩之人又以無所師承未得窺作者門徑往往愴荒谿
俚以爲質篠驂虬戶以爲文求其文質參和溫柔敦厚
無乖於風雅之旨者蓋寥寥焉鄉歲送試平城得交渝
水蘭臚三茂才臚三風雅士也嘗以詩卷就質其中多
興溟陽孫君鐵珊贈荅之作且稱道鐵珊之詩不去口

余於時已心儀其人矣嗣後雖屢獲讀其篇什然終以
不得見其人與其全集爲憾去歲冬仲余自保陽入都
適鐵珊以選貢司訓京兆因屬兒子履泰折柬相邀清
談竟日別後以橫雲山館詩鈔寄示乞爲刪定余誦而
卒業見其志和音雅各體皆工而性情之肫摯經籍之
精華流溢於楮墨間以視世之儉荒谿俚以爲質篠
虬戶以爲文者不啻霄壤然余因之有感矣世謂詩人
少達而多窮而解之者曰非詩能窮人乃窮而後工今
臚三旣懷才不遇賁志以歿鐵珊又久困名場未博一

第徒以苜蓿一席浮沉於東華輭紅塵中與幾輩熱中
人爭此冷煖則宜決然舍去而鐵珊之於詩方且如饑
者之嗜炙凍者之思裘晨夕孳孳而不忍少釋是真不
畏詩之窮人者欲不工於詩得乎鐵珊年方強仕異日
以詩受特達之知且將翱翔臺閣黼黻休明如高達夫
之貴顯於唐范石湖之安榮於宋使千古詩人之窮者
盡爲之吐氣而專攻舉業之士亦改喙不復鄙吟詠爲
閒家具也豈不快哉同治庚午三月

蔭圃遺詩序

灤州李君蔭圃隸漢軍旗籍家故饒於貲鄉之稱富室者輒首推之高曾以下皆單傳而蔭圃又少孤無伯叔兄弟踽踽叢叢至於成立時鄉邑富豪子弟率多習於驕奢琅湯凌鏐以裘馬儻從相誇耀蔭圃席豐厚頽指唯意思投所好者日伺於前使其少恣所爲則珍奇玩好聲色狗馬之娛咄嗟可致而乃一無所願唯日手一編以吟詠爲樂其識趣固過人遠甚天性素和藹平生無疾言遽色鄰里戚族待以舉火者恒數十家設義塾

以教子姓儲藥餌以拯病人尙義好施樂善不倦於是
稱其爲富室者皆進而稱其爲善人家王申夏杪以疾
卒年僅踰強仕聞者惜之是年秋郡守游公以巡方至
樂枉駕過我因論及其爲人屬爲校其遺詩付之剞劂
蔭圃去余家五十里而遙且有葭苧親夙稔其能詩然
而未數數見也重違太守之命因索其全稿讀之見其
寫物抒情選詞設色雅近晚唐風味而其一種綺靡穢
纖纏綿悱惻之致尤令入之意也消爰爲甄錄得二百
餘首呈之太守太守復於所錄中略加刪潤而詩之精

光乃益煥發昔買閩仙遇京兆韓昌黎一字推敲之間
而買之詩遂進詩名亦遂大顯使蔭圃早遇太守相與
質正其所造當不止此然此已足以傳矣於是稱其爲
善人者又無不翕然稱其爲詩人富而能文富不俗矣
而蔭圃爲不死矣詩草舊以沁香吟館名今直稱蔭圃
遺詩者亦從太守命也

臨榆志序

代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非博極羣書熟於掌故者莫克操觚此謂國史之志也至郡縣之志雖史家之支流實亦史家之粉本余自丙子春續修永平府志諭七屬官紳士庶廣爲採訪時以山川古蹟風俗人物諸端條上者源源而來其間可用者固多不可用者亦復不少惟臨榆所上有條有理較他屬爲優吾卽其採訪之善早卜其縣志之成爲易易矣今郡志告成臨志亦付剞劂夫臨榆舊志修於乾隆廿一年邑侯鍾君

然亦不過踵有明詹尙書榮 國朝余儀部一元之山
海志而增葺者也詹余二公皆本衛人也新志之成亦
本邑紳士之力居多而猶必延他郡之人爲之秉筆不
肯自居其名者何哉吾因之有感矣以本邑人修本邑
志聞見最切讒謔亦易起去取人物恩怨之府也昔毛
西河受甯紹分巡之聘修粵人物志而辭之不得至鑿
坏而遁豈無故哉人物志傳體也僅志中一端而已余
修郡志於永平人物錄舊增新其有無漏濫不敢知而
山川隘塞水利屯田古人戰守之跡成敗之由必攷之

惟詳誠以志乘爲佐治之書前事可爲後事師也臨榆襟山帶海在永平爲尤要邊患雖紓海防宜議昔人守關之善策未始不可移爲今時防海之良謨是在人神而明之耳書成問序於余余嘉臨榆諸君子用心用力之公勤出資勦助之慷慨迺又讓名不居跡似避嫌怨者然而歎臨志成書之易轉以歎古今著書之難也故書此使弁諸簡

驪城課莪序

學宮書院造士之區也然相沿日久名存實亡學官至稱曰閒曹而院長之出於聘請者又遲遲闕而不補堂宇鞠爲茂草天下事之有名無實可勝歎哉撫甯舊有東山雲從二書院今東山借爲訓導宅惟雲從僅存亦幾等餽羊之供光緒某年宛平陸申甫先生以教諭攝院事按月課文並增詩賦課多士景從大小試得氣以去者踵相接也其提唱振興之效固章章有明徵矣茲集選課莪之佳者壽之棗梨以爲楷模並訪刻邑先輩

名作列爲前編共若干首而問序於余余自維才識迂
疏學殖淺陋春閤屢蹟瑁琰半生顧欲使之談文章之
利鈍辨谿徑之是非斯真執盲人而問塗矣不亦僨乎
雖然余竊有說焉自勝國以四書文取士至今仍而不
變雖有才如賈誼學如董仲舒者亦罔不束縛其間俾
之循途守轍於糊名易書中僥倖一得舍此則進身末
繇論者遂謂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輒思變通其制
而卒無善法吾謂法不必變也特患任事者不肯盡心
耳夫科舉之文雖小道要皆本孔孟之言遵程朱之旨

果能實事求是加以擴充豈必不可以坐言起行卽以
國朝諸名臣論之如湯文正陸清獻之理學李文襄
施清惠之政蹟近今胡文忠曾文正之文武兼資撥亂
反正蔚爲中興之棟梁何非由科舉中來乎使三年一
比司衡咸得其人則眞才實學鍼芥相投珣玕不得濫
登珪璋自能特達法則猶是而得失判然矣書院之衡
文亦然驪城課菽之刻分前後二編風氣既有不同才
學亦各有異而其所評選諸作靡弗有文有質宜古宜
今奇正兼收力絕勦說雷同之弊從此文體正士習端

人材當必蒸蒸日上舉昔康熙中葉錢塘趙公會刻驪城
課士錄今其書不傳不知視是編爲何如吾意是編之
盡心蓋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剞劂之費申甫自捐七十
金張君子金捐百金王君砥山捐三十金而搜輯評隲
之勞則申甫主之砥山助之者也是爲序

高氏族譜序

高氏出自姜姓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高孫
倭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以王父字爲氏食采於
盧世爲上卿此高氏所自始其後孔門有高柴字子羔
倭十代孫也按通志子羔孫舉又以王父名爲柴氏高
麗羽真氏是婁氏皆改高氏高獲自高麗歸魏周賜獨
孤氏古有異姓而實通譜同姓而實別派者此類甚多
固不獨高氏爲然也今人談世系遑遑遠溯千百年以
前不失之誣卽失之誕雖揚子雲之沈博魏伯起之才

蘇沈家令之詳明攷古者猶以附會疏脫爲笑况其下
焉者乎吾鄉高君書年商而有士行者也一日出家譜
一冊見示自云明季遷自冀州之衡水縣凡漢世高相
高彪之經學北魏高允高閭之文章皆略而不道惟以
始遷之祖爲繼別之宗曰吾所可攷者止此蓋其慎也
余披覽終篇見其縱橫有體繁簡得宜其自序並援郭
崇韜之哭汾陽墓狄武襄之卻梁公像以判其人之優
劣則其譜之不誣且誕也可知矣然此特作譜之體也
非作譜之旨也若夫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愛兄弟以祖

宗之心爲心而親宗族歷世愈遠分支愈多禮不能無
隆殺情不容有睽隔仁人孝子之用心自有所重而譜
特其息壤也彼歐蘇族譜引其文具在高君當已熟讀
之矣

盧龍司諭郝君七袞晉五壽序

代

間嘗觀一鄉一邑之間其以簪纓繼世詩禮傳家蟬嫣
似續不絕者迭迭而有獨至於壽則修短有數授之自
天父不得傳之於子兄不得廕諸其弟此亦事之無如
何也余自同治某年備員永平於同城寮屬中得耆壽
四人焉曰防禦某君教授梁君盧龍教諭郝君訓導廉
君皆年踰七旬精神矍鑠余嘗以四老呼之而其中年
最高德最劭體最健者尤推郝先生爲祭酒先生三河
人由恩貢生秉鐸於此詢其家世則科名林立通籍

於朝者鼎鼎也誠可謂簪纓繼世詩禮傳家矣而其
曾王父口口公壽九十有二皇考文學口口公壽八十
有二嘉慶丙辰與千叟宴哲兄選貢口口公壽九十有
三耄耄相承進而益上亦若以壽耆世其家者今先生
七十加五正徐陵對北使所稱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
年者也髮漆顏童孫曾繞膝手不扶杖行步如飛將百
歲不足以限之何其得天獨厚耶昔香山居士爲九老
之會以年裁七十廁之末座降此而耆英而眞率在宋
室名臣累舉於洛中者長不過七十次裁六十羸耳至

吳興六老之會則慶厯六年集於南國其人爲郎簡范
銳張維劉餘慶周守中吳玟時太守馬尋主之而不與
六人之數余今以甲子甫周之年得與四老相周旋其
爲太守也與馬尋同而年過之方將序齒爲平山五老
會以踵武於九老六老之後亦一時佳話是歲某月某
日爲先生覽揆之辰稱兕於庭者請余言爲壽因書此
贈之若夫一門壽考索耦喬松乃先生家世所固有且
素精醫術其以壽人者壽已壽益無量又何待余之善
頌善禱哉

方存之七十壽序

同治乙巳冬蘭以曾文正公之辟小住保陽因得交桐
城方存之先生雖聚首無幾時而鍼芥相投音問不絕
迄今已將二十年於茲矣蘭自束髮受書與里中同志
相切劘直諒多聞固不乏其人逮見先生議論著述及
所乘師友解經講學之文幾疑古賢喆並生於時不覺
爽然自失初先生以文正公言知余深一見傾心遂成
莫逆時相國幕府諸君子次第過訪先生尤步往者數
先生與新化游公子代比屋居蓋皆應辟偕來自南者

也嗣游公出牧於灤旋擢永守先生亦捧檄宰棗強下車以教養爲先建書院修義倉葺文廟百廢俱舉著棗強縣志補正刻邑先達鄭端清公曰知堂集行於世時鄭氏已式微而孜孜爲此尤非俗吏所能涖政數年循聲藉甚大府方以舉最上之朝而先生竟毅然告歸留之不可今游公以蜀臬攝藩篆並護督印半歲三遷聲施赫然而人咸以移疾太早未竟其用爲先生惜余謂不然士君子懷瑾握瑜固期大有所爲而急流勇退古人獨以爲高亦以宦海之易沈也猶憶游公送先生

詩有云閑閑意良得愧我行獨艱同來不同歸攬鏡悲
蒼顏先生之勇退游公固已心折之矣且夫人生未
有
不樂處治平而惡變亂者然治平之世所以象庸人也
變亂之時所以成豪傑也故惟患難可以鍊才亦惟患
難可以礪守當洪逆居金陵時大江南北寇如沸湯桐
城當兵賊之衝烽火四逼先生避亂山中屢貼於危而
著書不輟讀其侯命錄顛沛餘生錄凡致亂之由弭亂
之術與夫守令將帥之賢否莫不瞭如指掌而其所上
當路諸書於民生禍福關係天下大利大害者知無不

言而諸大吏虛心采納亦遑遑見諸施行然則中興事業先生殆與有力焉今春秋六十有九矣屬聞杖履優游猶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網羅放手不釋卷此其精力之強神明之固人盡識爲壽徵然使先生不遇亂抑或遇亂而不能堅忍其心鍛鍊其氣骨則隨衆靡靡無論才守無以自見而其體質亦將柔脆而難久立於天壤則甚矣憂患之益人深也歲己卯蘭南游過廣川先生見之甚喜厯指平生游跡以爲之導且致書南中親舊如某某鉅公爲文正所薦拔樂善而忘勢者數人

悉力游揚俾於湖山勝處招集密邇方聞之士相與款
接以聯詩酒之歡意甚盛也不謂行未及半遂因嗽自
濟南而返至今悵惘明年某月某日爲先生七十覽揆
之辰喆嗣守彝介漁陽王竹舫孝廉乞言於余余文譾
陋何足爲先生壽然以疇昔游志未遂亟思買舟南駛
轉柁皖江至日或當捧觴獻祝以追隨柏堂衆賓後也

銀市規條序

蓋聞利之所在害卽隨之法之所存弊卽伏之凡事皆然而日中之市爲尤甚因禮者必有損益平市者豈無權衡此神農作市又需乎祝融修市也樂城海閣傍舊有銀市於道光廿九年經紳士崔王諸公立有規條勒石嵌壁行之積久不無變遷非立法之不臧乃奉法之未善嗣經衆商公議卽挨戶扣錢之法制隨集樹帳之宜至今行之十餘年又不免有潛爲移易漸就廢弛者迺邀同紳商重加整頓酌爲變通非改絃而更張實因

渠而利導日新月異舊章既難免愆忘競巧居奇新法亦恐歸抗敝是在奉行者之實力遵循隨時補救耳爰列欸如左

復州學正陰子翼先生墓志

凡一邑有一邑之著姓而姓之所由著則必其中有品
端學粹立功立言之人而後足爲氏族光彼徒以富貴
炫耀一時者不能也吾邑自國朝定鼎以來著姓首
推陰氏而陰氏中品望最著者則尤首推子翼先生謹
按先生諱振猷字子翼一字子猶幼失怙恃世父方溪
公嗣爲己子氣體素情弱而嗜書不輟詩喜昌谷賦摹
蘭成古文學昌黎柳州其筆陣縱橫排奐在近人中實
與魏叔子爲近年弱冠補弟子員以詩賦受知於學使

吳健菴杜石熊兩公試必優等嘉慶丙子捷於鄉六入
禮闈屢薦不售筮仕初得復州學正嘗語人曰官無大
小盡職爲難教職雖冷官豈無職所當盡哉彼自爲貶
損及以優游養望者皆曠官也時復州方行蓋州票以
空紙取物農商俱困先生病之乃作書數千言向蓋令
極陳其弊蓋令出示嚴禁積弊始革又謂婦人以簪
爲先窮鄉僻壤恆有懷冰茹蘗守志終身而無力請
旌者著女士奇行傳二卷以表彰之出俸錢鏤板存學
宮訓誨生徒文行兼重復之風俗爲之丕變任滿大憲

以縣令舉不就既以丁本生繼母憂去官家居十餘載
布衣蔬食晏如也道光二十八年又選得平山訓導甫
抵任卒於官喪歸之日舉族如哭私親鄉黨中多遠迎
數十里外者則夙昔敦睦和輯之行又概可見矣所著
有前型記略庭訓筆記行於世亦愛吾廬詩文集俱待
梓配王孺人同邑口公女佐理家政能得翁姑歡教子
育孫皆有家法後先生九年卒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
合葬於田村之舊阡子二長惟霈庠生次惟樹九品職
銜

知衡水縣事粵西侯公墓表

公諱庶成字康田廣西永福人中道光辛卯舉人初授
恭城縣訓導以團練功擢直隸衡水縣知縣五年以疾
卒配韋氏無出適室潘氏生子女各一子名煥堯女適
廖氏公生於嘉慶庚申卒之明年卽咸豐庚申年六十
某年某月葬於某所迄今已二十餘年矣光緒初煥堯
兩攝灤州州判篆有能聲丙子以本籍領順天鄉薦榜
名紹瀛已卯秋將以縣職需次江左捧公行狀詣蘭稽
首言曰紹瀛年十九失怙侍奉日淺先君子學行未能

深悉然其存心之厚任事之勇猶有一二耿耿於心者
若竟聽其湮沒不彰則不孝之罪茲大辱先生知久幸
爲先君子表之石敢再拜稽首以請蘭旣不獲以不文
辭謹案狀公姓侯氏其先居臨桂西鄉陽谷嶺以耕讀
爲業高祖某公喜永福山水遂移居焉故村亦以陽谷
名三傳至公父諱雲蒼娶林氏生子二公其長也公生
有宿慧三齡隨父兄口授略識三千餘字五歲發蒙五
七言詩及四子書上口成誦指示其義輒領悟有疑焉
亦必問同學年長者或轉就質焉十二歲出應童子試

學使其以其年太穉抑之然亦送書院肄業十四歲補
弟子員屢試優等至辛卯秋捷已計偕入次矣六上公
車屢薦不售廿五年乙巳以大挑二等司訓於恭恭人
士素稔公名問字者不絕於庭爭醵金增修學舍肄業
其中嗣復兼主書院講席生徒益萃萃焉廿八年楚匪
雷在號倡亂竄入粵境大兵俱調赴全州平樂及恭城
土匪蠢動揭竿並起公以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不及時
圖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遂與諸生倡舉團練凡一
月而團成時恭令劉慈而懦一夕擒匪首李果襄送縣

請梟示劉不忍且匿果裹於內室匪黨洶洶然欲乘夜攻城劫囚紳民惶惑無計數商於公公以果裹不死則匪黨不解遂率諸生謁劉祕授計於吳生竟入劉臥內搜得果裹挾之出衆槍斃焉餘黨聞果裹死遂宵遁復懸賞搜殺數賊地方賴以安邑有武舉萬雲台素善公以軍功擢參戎統帶龍虎一軍所向克捷廿九年遊勇數百人乘夜焚掠黎明鄉團四合賊懼而逸公率團稟請萬參戎回勦遲旬餘而萬至賊脅從益衆萬三戰三捷斬敵過半餘匪星散鄉團悉擒之萬故善用兵然性

好殺欲盡殲焉被脅者冤聲譁然聞公至日侯老師來
吾屬無患矣公一一區別而釋之全活甚衆事平之後
縣幕基令曰此我州縣事縣學何爲今若此將置我何
地遂以專殺上揭上廉其實曰此功也何過然亦未遽
保舉也咸豐三年以俸滿驗看勞辛陔中丞問及團練
情形遂備陳之中丞喜極薦之朝是年選授直隸衡水
縣五年引見始到任七年冬以蜚語調省察看八年始
復任方公之初任衡水也政尙寬未嘗輕試三尺法嘗
辦兵差車咸自備後任某專尙嚴刻一切差務悉派之

閭閻至是衡漳父老乃益感公之能不擾民也踰年上
憲偵之無它故且嘉爲讀書本色飭同任紳民遮迎於
道未及一年卒於官歸喪之日泣送者盈衢越十餘年
煥堯因公至衡衡士待之有加禮並爲立傳入衡水名
宦志公夙愛才在衡試童子嘗愛二王生文招之署讀
書親爲講解俾得成就凡邑中知名士皆以禮下之故
士之報禮尤重云

畢雪莊先生墓誌銘

蘭自十九歲從雪莊先生遊先生性舒緩辨於心而吶於口弟子質疑義每格格作吐茹狀然其旨趣未始不可微會於意言之表館余家五年凡與計偕者三先生試輒報罷蘭亦不得志於有司先生遂辭去今距先生沒已廿餘年矣其仲子德官以掩幽之文見誘蘭受先生業久知先生亦最深安敢以謗陋辭謹按先生姓畢氏諱夢梅字雪莊灤州人後去夢字單名梅故又號夢餘焉幼讀書聰穎過人或傳其記前生人叩之則曰無

然頗信釋氏輪迴之說平生無書不讀讀輒以赫蹏摘其精華要領手錄之積久棄散去然已什得八九矣以是學日益博詩文賦日益工一時名聲藉甚所至傾其座人先是歐陽礪東先生楚南名宿也才高氣傲時彥不足當一盼嘉慶初主講敬勝書院先生獨以詩見賞投契甚深時書院多士樞樞掇春秋第者蟬嫣不絕而先生恆數奇不耦人多惜之先生故好酒嗜音詞因潦倒名場於邑無偶益託於詩酒嘯歌以睢其牢愁晚年得風痺疾手足抽掣如牽絲不能授徒於外人有載酒

至者則左絃右壺拊髀笑戲雖屠沽下走亦與之接歡
所著有夢餘詩草論語說若干卷先生以踔絕之才博
聞強識捫管卽欲索耦古人不屑屑於帖括繩尺而當
時操文衡者又不能爲先生一人別換一副眼孔故所
遇輒窮竟以明經終老假設先生當少壯時蚤自貶損
於五經四子書外不旁窺一步則其於舉子業必專且
勤可以速售售則紆青拖紫可以鼎重於時然其文學
詞章亦將不遑縱覽潭思以致必傳於後如今日也當
時與先生同筆研而擢高科登顯仕生榮沒已姓名漸

卽斯滅者比比矣由今觀之何有何亡孰得孰失當有
不願以彼易此者先生於某年某月卒年六十配張孺
人合葬於倂城之某原子三人女一人孫三人長孫恆
貞庠生銘曰

造物忌才尤忌者名天旣畀以文名之赫奚能兼予以
科名之亨然鬱極必發光遠而自佗有耀者將不在其
身而在其子孫謂余不信視此佳城

河南舞陽縣知縣秋瀛武公墓誌銘

昔孔子兄事子產見於家語此異姓兄弟之權輿也然
今世俗之結盟者動輒指不勝僂良友豈如是之多哉
故朝而陳雷夕而班逖凶終隙末人每習見而不爲恠
有識者恆鄙之蘭素守王丹慎交之戒而二三同志幸
皆白首如新如洛州武秋瀛先生則尤終身兄事者也
先生司樂鐸六年一見傾心互以遠到相期許蹤跡未
密而契合獨深及改官蘭手錄汪龍莊佐治藥言學治
臆說二書贈之後胥見諸施行遠道惓惓音問不絕疇

昔八秩大慶其長君用章以祝嘏之辭見屬今又以狀來請銘幽之文先生且有遺書蘭固不得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澄清姓武氏字霽宇號秋瀛廣平永年人始祖諱文舉明洪武乙丑進士南京刑部主事由山西太谷遷永年曾祖諱鎮武生衛千總銜祖諱大勇字德剛武生父諱烈字丕承邑庠生俱以子孫貴贈奉政大夫晉通奉大夫祖妣氏張妣氏趙俱封贈夫人妣趙苦節懿範與公祖父行實並光志乘世德揚芬恪之稱家風者歸焉公生而精敏好學有心力幼從母夫人授六經四

子書五年始趨庭受業年十八補諸生旋食餼文名籍
甚時丕承公已謝世家道艱難以百耕爲業兼課二弟
讀道光甲午舉於鄉主講秀洛書院成材甚衆嗣以大
挑二等授樂亭教諭其教諸生也一如在秀洛時及門
登春秋第者踵相接咸豐壬子捷禮部試以知縣籤分
浙江告近改河南其明年赴豫又明年補舞陽公展采
錯事以廉能自厲終日坐堂皇訟無大小皆平心靜聽
不事敲扑凡檢驗下鄉訊無他故卽當場結案酌爲開
釋絕無株連事畢回署必點齊人役有距城較遠者亦

必飭赴它所始令食宿以故胥吏不得爲奸邑有學使
過境費爲民累公裁之勒諸石匪徒李進暴橫爲一方
害公錮之終身舞泉書院經費支糾普濟堂收養貧民
久無款公皆捐廉倡舉廢者以興其政知體要類如此
舞陽故巖邑與泌陽角子山接壤捻匪麇集出沒不常
公聯絡鄉團互相犄角親率練勇二百名入山勦捕前
後擒獲巨捻李八千歲李四能人又拏獲鄰境劫獄戕
官要犯岳善教等自此聲威遠播賊每聞風遁捻首張
支成哨聚萬人不時竄擾公督率民勇且戰且守危城

得全時英中丞桂駐舞陽目覩其事方擬專疏請獎適
隨員某索賄未得遂因毀中止人皆爲公不平而公由
山然也逾年從南陽鎮邱忠壯公追賊生擒張文成餘
黨盡殄忠壯上其功並歷敘前事始爲策案保奏奉

旨賞戴藍翎加同知銜己未春皖匪孫葵心等擁
衆薄城圍攻十晝夜勢張甚公率勇登陴發大礮連鎗
賊賊退圍解民得安堵大吏擬調擢信陽而公遽以告
養歸公居官勤慎案無留牘夜分恆出署巡邏賑款不
敷嘗出已資以濟故吏畏民懷去官之時舞人立石頌

德餞送數十里不絕依依不忍舍先是去樂時亦然祖
道東郊冠蓋相望尤從來冷宦所未有非所居稱職遺
愛在人者能乎中州四達之衢也當咸豐間羣寇如毛
虎咽豕突守土官或逃或死不絕於書樂之與公善者
僉爲公危余曰必無患已而果能破賊果能全城不蹈
李涇鄂州之難而有馮魴郟縣之功雖使諳練吏治如
汪龍莊者處此恐亦無此武略也士君子讀書稽古孰
不欲幼學壯行然或欲用世而不適於用適用矣抑或
適於此而不適於彼公則不然司教則可稱人師出宰

則能爲健令及其歸田養母則又無愧爲孝子爲高人
年踰大耋而耳目聰明精神強固屬續之先猶慤慤垂
情舊好不遠千餘里遺書告別其脫然於生死之際又
何如哉公兄弟三人公居長弟汝清河清汝清由進士
釋褐官刑部郎今乙酉重赴鹿鳴河清廩貢生以訓導
候銓時稱三武云公生於嘉慶庚申四月卒於光緒甲
申十月享年八十有五公再娶皆李氏先公卒子二繼
配出長用章官兵部郎中次用禮監生孫三敬緒統緒
伊緒女孫二皆用章出以某年某月與夫人合葬於午

橋西南之新阡銘曰

其進也有爲其退也知止我之知公也蓋早微窺於締
交之始烏虜調無媿辭其以此

孝烈女梁氏墓誌銘

同治辛未九月永平府試畢諸生有自郡攜來梁孝烈
女行狀以徵詩者余作長古一章以應既又以表墓之
文相屬吾輩操不律爲文自當以表彰忠孝節義爲主
其何敢以譎陋辭按狀女姓梁氏天津靜海人世居獨
流鎮父鳳翰舉咸豐丙辰進士官永平府教授母氏趙
女生而端淑至性過人母病侍湯藥晝夜無惰容及卒
哀毀盡禮撫其幼弟三俱恩義兼至時其父未第授徒
於外咸豐三年九月以病歸數日大漸適粵匪李開芳

等率逆黨數萬渡河北犯旣陷靜海乘勝攻天津津令
謝公子澄義激鄉勇迎擊之賊大敗退踞獨流獨流故
濱漕河多儲時賊築壘爲持久計方賊之未至也鎮民
相率遠避女之外家故僻鄉爲賊蹤所不到以興來迎
父病不能行趣女先往女泣曰父縣憊若此三弟俱幼
弱棄骨肉而獨生何以爲人賊至有死而已終不去未
幾賊至人家被搜牢者無萬數女懼爲賊辱匿空舍取
剪刀刺其喉深二寸許不死又自搥其胷血殷襟襟猶
不死中夜出泣語父曰兩創不絕可奈何父哭不成聲

女旁睨見一索曰是可以畢命矣因向父再拜雉經於
別室時年二十一賊入見之歎曰烈女也爲覆其面而
去明年正月賊遁始得葬同治六年與其女弟之適張
氏而殉夫者同聞於 朝俱 旌表如例烏嚆斯
干之詩詠女子之生曰無非無儀夫女子以順爲正無
非是矣而何以並云無儀哉蓋婦人而以畸行著或烈
或節皆非吉祥可願之事也然使盡遇吉祥可願之事
亦不過與恆女科耳今女之孝以烈著詎非不幸中之
厚幸歟銘曰

展如之媛兮以死成名非一身之福而實一家之榮是
謂女貞雖千古而如生

永平太守游公德政碑

永平太守游公名智開字子代湖南新化人以孝廉起家初筮仕江南受知於湘鄉曾文正公文正移節保陽奏調北來同治辛未補灤州牧未朞年政成民和奉

簡命擢本郡守蓋異數也公性廉勤精力過人政無鉅細必躬親在灤時嘗微行訪民間善惡分簿記載事至賞罰必當或有見破帽疲驢紫面而髯者相遇於道輒相驚以爲公以故羣情震懾擣虔吏不能乘勢爲奸而謀姦合任游博持掩之徒亦相率潛蹤而不敢出旣

擢守益勤敏任事凡城池壇廟試院書院講武廳無不
興廢舉墜時官道府者率多以不侵官爲名凡事談之
牧令深居簡出游優養望而已而公則不然訟牘蠲午
皆手自屏當日坐堂皇朱墨並下少暇卽出巡所部問
民疾苦敝車羸馬所至無廚傳迎送之勞是以官吏不
厭其來士民恆望其來譖祥良懦之人懷其德聞其來
也舉欣欣然相告曰游公來矣鞅罔詣竄之人怵其威
聞其來也舉愁愁然相戒曰游公來矣夫欣欣然喜其
來者孺子之慕慈母也愁愁然畏其來者弟子之畏嚴

師也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蘭嘗擬以游公來三字製辭
爲樂府邀同人賦之以附於古今風謠之末迄因循未
果今七屬紳耆以合郡愛戴之意欲臚陳公之德政勒
之貞珉而以文來屬蘭瞿然曰公之治行已熟之口碑
久矣奚以文爲雖然公固不待文以傳而文或藉公以
傳公之可傳者甚多蘭拙於文不能備傳則仍以游公
來三字傳之爰爲之謠曰游公來來何暮叔度使民歌
五袴游公來來何頻廣平有腳稱陽春 國家設官爲
養民養民之官能幾人游公來誰能如我游公來游公

之來何有哉一車一蓋一興儔

李敬之明府事略

李東字敬之號愛山永平盧龍人僑居昌黎高祖蒼曾祖永縉俱諸生祖源領乾隆壬午鄉薦官河南確山縣令歷攝內鄉項城夏邑汲縣事所至有聲父廷瑾生子三東其仲也東生而英特負性情奇家無恆產年十七始就傳讀書食餼後方能受室終歲館穀於外恆攜孳自隨蓋貧無以爲家也道光甲辰以第八名舉於鄉屢試春闈不第以知縣揀發四川時粵匪猖獗楚蜀戒嚴東學問素優尤留心兵事因採古人成法參以己意著

兵書數卷流傳楚中荊州將軍官公文奇其才咨調入
楚而川督留之弗遣檄攝江油江油爲簡陋之區賊初
不屬意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忽來犯東亟調團
勇入城防守越二日力不能支黎明城陷賊擁之去脅
之降不屈乘閒投河死時有探知賊情者云賊見其所
著書共相驚異深懼 國家有人故特引衆攻之蓋猶
冀可脅之使降也事 聞 詔以七品陣亡例議
卹入祀死事地方昭忠祠

貞孝女董氏事

貞孝女董氏者樂亭黑崖子社五甲人也年十二父桂
林卒女哀毀過人父葬後與寡母煢煢相依矢志不嫁
凡遇求婚者輒向母泣曰母無子族中又無可繼者女
適人誰奉母耶願終養以報母德遂卻媒妁去如是十
餘年母知其志堅遂不復強女性剛好靜爨汲外惟勤
紡織舍北有沙田數畝耘耔收穫皆手自捫搗不假手
於人恐男子入其室也間有闖入者必厲聲叱之婦女
之遊蕩者亦仇視之不與接五十一歲其母亡女哀毀

愈甚罄所蓄以殮所餘止破屋數椽杏樹五株而已私
念母承祧無人又無力庀葬具姑殯之所居窗外手封
以泥意蓋有所待也平居塊然獨處晝夜恆以刀自衛
雖霖雨屋敗無所容身未嘗舍母匱他宿鄰婦偶至其
室見女流涕問其故則曰亡人以入土爲安吾悲無力
葬親耳因諷以求助女愀然曰婦女不可輕受惠於人
况送死兒女事豈宜千人終不肯同治十一年女年六
十八鄉之好義者屬鄰叟曉以里黨相矜之義女乃受
所賻而葬焉

董女之事余久聞之而未得其詳同治壬申石明經
奉元以狀來故書之如右昔聞昌黎富室某喪偶稔
其賢欲聘爲繼室並許代養其母屬其戚道意女聞
之掩耳而走大加詬厲終身不與見子輿氏有言女
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恆情也而董女乃斷斷如是人
或疑其矯然考唐書陽城傳城與其弟增城皆終身
不娶蓋恐以外人間其孝友也董女之志殆亦猶是
哉